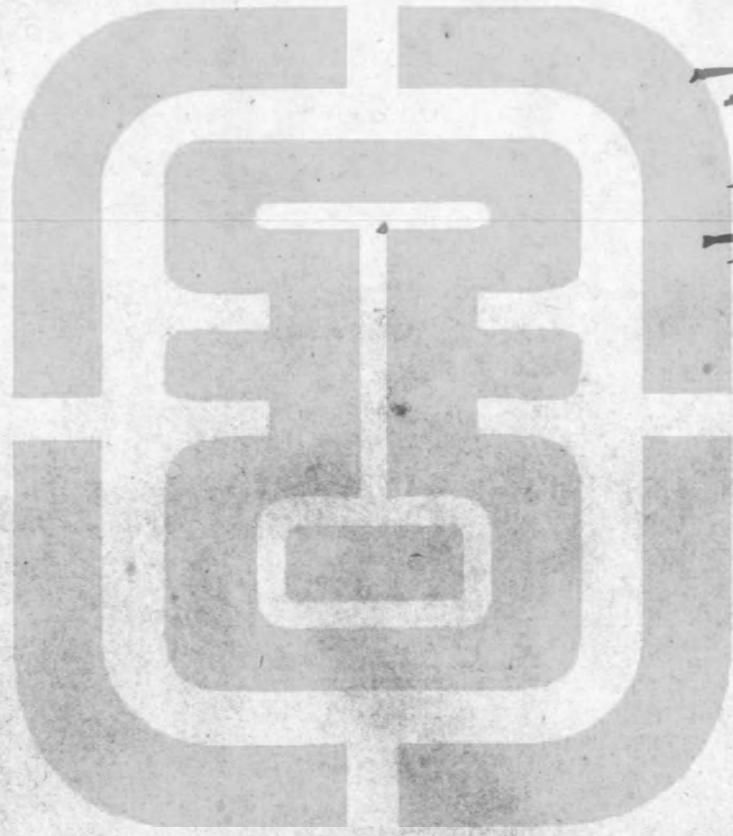


雲溪居士集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九

宗華鎮撰



今體詩

七言律三十九首

梅花一首 并序

余于花卉間尤愛梅花每遇於園林中徘徊
觀覽而不忍去意欲列植成林構屋其間朝
夕見之而後憊然貧而未能為此也至其敷
榮之日則置數枝于研席聊以尉其所好情

未能已載形于言

生來幽意酷憐梅醉眼愁眉見即開案上欲教終日在
林梢令折數枝來輕勻素色欺魚網瀟灑清香壓麝煤
一嗅一觀情一倍熙熙不啻上春臺

近日

近日英雄涉世疎休言彈缺便乘輿晝操板艇穿溝徑
夜燭蘆薪閱簿書似此小心紆若綬何如闊步曳長裾
江南若有扁舟便不待秋風始憶魚

列子觀

日日鷄鳴馬上聞鑑中不是少年身倦從客路長搖轡
喜得真祠暫拂塵仙馭不歸風自好遺編長誦意彌親
隋珠輕用彈黃雀愧汝當年辭粟人

紫薇花

雨餘庭下紫薇芳簾幙風清發早涼細葉密攢紅殼皺
纖枝交曳彩霞長清都舊許分星號西掖曾容對省郎
悵望日邊承露掌何時相與照秋光

野岸白蓮

越溪深處楚江湄，玉刻冰裁一兩枝。
天借明蟾滋秀色，雲垂清露潤豐肌。
鮮知潔素風神遠，始覺紅鮮品格卑。
何日曲池亭檻上，細看朝暮弄輕颺。

高麗扇

排筠貼楮綴南金，舒卷乘時巧思深。
何必月圓裁尺素，自多清爽滌煩襟。
揮來振鷺全開羽，疊去拚欄未展心。
利用已宜勤賞重，更堪精製出鷄林。

病起酬廷老傅十三丈

二句誤

既有吾身似老聃，却無道術類蘇耽。
陰陽授氣還非壯，濕燥因時豈易堪。
動戒荒嬉情謾切，坐膺消渴理宜甘。
見遺藥石誠多愧，鄉黨無徵只自慙。

元祐三年八月初六日得報已有代者歸期可
數喜動于中載形歌詠

郡符朝下報新官，不覺津津喜見顏。
但怪鵲聲連日好，誰知鴻翼過年還。
心游象魏三秋後，步入庭闈數月間。

別去祇憐風月夜不聞山溜響潺潺

送邦彥赴闕

士林休復歎棲鸞已向青雲刷羽翰漢殿舊聞稱錦繡
燕臺當見擢芝蘭張帆正值霜風勁策馬何辭曉月寒
解道此行須特達傾囊却愧乏琅玕

和李子約戶曹四紀權室

主人才術照幾先虛室端居宰利權誰覺市征非往日
自知歲課埒當年高梧六月生秋色修竹三冬起紫煙
平日紛紛譏識地不妨澄寂事經禪

和楊中行朝散別試日院中郎事

多士分袍日造庭談經議法與論兵不辭寒夜程文冗
喜見明時道化行此日人懷平旦氣他時中有少年卿
鳳毛已飽籛金術佇聽傳家振大名

試院中聞初平別頭預上舍選作詩二首以貽
之

拂曉文闈報捷音傳家始見勝籛金不隨門戶炎涼異

須識膠庠德澤深日月光華今際會歲時風物莫侵尋
欲知報稱君親處惟有忠嘉一片心
龍頭本是我青瓊寂寞風流數百年素業久慙吾未振
遺芳今喜汝能傳九光瑞日纔披霧千里修途要著鞭
竹素紀名男子事莫令風味愧吾先

出院有日用前韻與諸公叙別

頻年承乏選賢關自惜生來黍谷寒讐盡加三難自暇
聽殘鼓五敢求安蒙恩邂逅真多樂已事分飛亦足歡
從此塵勞能脫否待尋蜀客試占看

和林安聖承議別試所郎事

驟阻文闈密密閉不堪霖雨作新寒暫違塵鞅閑還好
喜得朋簪靜可安樽姐不陳無過舉笑談相酢有餘歡
共知佳節行相近須把程文繼日看

再和

陶家門戶本常閑澤室肌膚雅耐寒不惜春秋忝貢舉

原注余今年正月被差前
往南廟八月又預別試所况聞早晚報平安款陪盛集

無窮樂細閱雄文有益歡未必重陽虛過了黃花十日
尚勝看

歐陽叔向見予試院中詩卷作詩見譽次韻酬
之

未歷藩籬見少陵索塗擿埴愧冥行滿懷驟獲連城貺
溢耳惟聞中律鳴思巧本慙彫楮手心雄方怯棄繻生
十年世路師良賈今日纔驚利有羸

再酬叔向見謝

詞鋒筆力勢憑凌高共飛雲天上行清夜幾通康樂夢
嘉時還嗣孟郊鳴人間雅道時無喪海內才流世有生
欲識篇章精密處搜竒抉隱語無羸

次韻酬叔向

卞玉塵多氣已低可能符采歷虹霓晉人自識三都麗
襄野誰教七聖迷謾說違時清似水且謀終日醉如泥
秦關自昔稱天府何事雄誇十二齊

壽潭師李金部二首

慶緒繇繇嗣伯陽何時能夢契嘉祥月依冀莢光猶滿
風入林鍾景正長出去懷金叅九列歸來畫繡得三湘
遙知當日瞻佳氣還似茲辰賻壽香

汎汎薰風入舜弦西樓晚月十分圓懸弧門下占祥日
仗節湘南出師年善誦詠歌盈玉葉壽觴頻舉倒金蓮
紫泥褒詔知非晚行看雙旌上日邊

漸堂

君家仲季樂天長書史優游共一堂鴈序此時詳進止
鵠原異日竟軒昂階前蘭菊幽香遠座上埴篔逸韻長
肅穆清風在華榜可令進躁坐銷亡

春陵聞鴈

余為春陵糾曹夜聞鴈聲因憶歐陽文忠公
有送道州太守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之句
蓋衡有回鴈亭

擁衾歌枕未成眠歷歷鴻聲到枕前十月高風方永夜
三更踈雨欲寒天衡陽亭榭真虛爾潁水篇章是偶然萬

里天南共為客北書從此喜須停

和純翁聞新鴈

出門無緒看飛蓬入夜還驚度早鴻塞外長蘆應已斷
天涯尺素竟難通青燐踈幌遮寒燼悉宰高梧弄夕風
今夜只應歎枕後夢魂隨汝到江東

和都城臘日雪

同雲為瑞上圓清臘日飛花落帝城雙闕漸迷鴛瓦碧
九街勻罩麴塵輕戴溪有月舟方遠袁巷無人路自平

却愛馬卿詞賦好梁園一座盡知傾

和高郵監稅李光道承務

論文未必須頭白邂逅相逢轄屢投識似方諸能鑿物
言非護草自忘憂詩書已見勤追琢莞庫何妨暫滯留
但喜荒齋得佳詠清風和氣日休休

蘭玉才華夙有芳撝謙高韻慕循墻風流自與迂踈厚
淡泊應須氣味長屢見清談能破的行看素業驟成章
日生鞅掌雖無盡投隙當來語大方

金定四庫全書
卷九
落帽山

落帽山頭兩脚長
消愁還是感河陽
勞歌不解凄凉意
小飲難投醕酌鄉
共恨今秋辜綵菊
相期來歲沃霞觴
須知四美人問少
一笑千金未易償

壽蔡大資

巖巖巨鎮瞻維嶽
落落喬松棟榦姿
物外風神時遠鶴
幾先識斷世元龜
還逢周寢占熊旦
恰是商巖肖象時
願醞東溟為壽酒
一年一度獻瑤卮

項王廟

劉氏功名未足多
謾將帶礪指山河
楚宮一夜雖虛壘
漢殿百年還藝禾
今日祠堂皆寂寞
當時江水自逶迤
有靈若憶生前事
應悔初為蓋世歌

用韻贈陳縣丞

明明直理與時紛
曾把清心子細論
百慮已知歸妙道
一塵無復寄靈根
時來或可紆藍綬
興盡還思杜席門
異日儻能追逸駕
相忘不必近林園

湖南運使程大卿壽

時來嘉會一陽新慶屬高門誕哲人杞梓挺材周世用
珪璋含德足天純酒熏受日凝和氣香觸寒梅發早春
密還陰功方寸地默增遐筭有明神

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天漢橋月下閑步

閑來步月上銀潢天宇無塵夜色涼雙闕高尋佳氣聳
三街平襯綠槐長沉沉琳館東西迥裊裊珠樓左右光
歸去不須尋蜀客莫教知到斗牛傍

高郵張生出所得詩畫一軸求予作詩因書

千巖秀處有扁舟不駕樵風欲五秋金味未應甘腐鼠
霜翎時自下崑丘塵埃漠漠長扁戶雲月漫漫獨倚樓
好事古來長恨少碧霄清思為君搜

宿西禪寺詩

湖湘跋涉今猶近淮海漂流昔早曾擾擾未能逃鞅掌
星星祇見變鬢鬢驅車曠野猶飛雪稅駕閑窓已上燈
瓶錫不移緣思息須知人世盡輸僧

送道守董朝散

香穗氤氳雜瑞烟
條風新轉早春天
桑蓬慶集侯門日
銅竹榮居郡閣年
清曉十分圓玉兔
歡霄萬斛照金蓮
祝詩聊致宮曹意
上古靈椿自八千

錢秀才索詩用韻酬之

新詩字字脫埃塵
幾效中郎歎受辛
他日合為仙桂客
此時何愧布衣身
更無狐貉元非耻
直有箎歌不是貧
霧豹南山饑不下
未慙尺蠖解求伸

次韻和潭州尹節推陪同年運使大卿知府安

撫少卿知郡大夫飲會

一聲渾化未來宮
當日聯飛真乘龍
策足津途趨要切
挾庭華藻稱織纓
青雲榮貫誰同得
白首朋樽此幸逢
樂事晚生曾未識
強賡嘉句想形容

題朱中老宣德墓亭詩

不矜鄉板早為賓
不歎思綸晚及身
物識儻來忘世累
學隨所遇澤吾民
鴻冥輕舉閑刀刃
舟壑潛移冷隙塵

今日戶庭皆似舊共知君有克家人

任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

宋華鎮撰

今體詩七言律

贈孫純臣居士

鼓腹酣歌七十餘臥龍山北寄蓬廬滿堂常見斑衣舞
填巷時來長者車負郭稻田終歲計還家蘭圃足晨蔬
閉窓終日無餘事時展青囊一卷書

上南都權府提刑孫太監二首

聲華藉藉冠諸公三十年前溯水東
造次談經皆振玉
從容遇事盡成風
心遊迥出青塵外
名品橫飛碧落中
留鑰憲臺誰重竒
方看平步入鵷鴻

摠衣平昔登門下
曾許橫經近絳紗
江上一言冰玉遠
天涯長歎水雲賒
不才漫忝朱為紱
承學終慙髮已華
今日姓名猶見齒
尚因提獎得靈槎

舟中望金山寺詩

小山蒼翠出江流
山上精廬望外幽
午影樓臺連北固
夜聲鍾磬到揚州
客帆飛過朱欄角
沙鳥歸棲碧瓦溝
南去北來長擾擾
畫橈何日暫遲留

送德器移光州仙居令

邂逅舊慙無半面
追隨今恨只三旬
高才鋒穎凌長劍
和氣舒遲歷九春
百里莫言猶偏仄
三年亦可薄經綸
古丹應有遺方在
好使靈功被此民

奉酬劉令見懷

世路差池懶自嗟
眼前隨分過年華
山中尋藥授青嶂

海上將鷗踏淺沙懷舊愛君交態厚題詩寄我素封斜
爭知節物隨人冷十月東籬未有花

臘後感懷和光道韻

達人蔑視千鍾祿曲士驚談五石瓢臘盡自憐春氣近
月明誰念美人遥鉛華次第開梅萼金色依稀着柳條
莫問陰山更陰處數峰殘雪未全銷

過魯太師廟

余崇寧三年宰新安四鄰五邑乃河南洛陽

改問

澠池壽安河清皆有蝗獨不入縣境冬部夫

至都城往來經由廟下因以賦之

漢家循吏得民深素業流風尚可尋愧在盛時操短刃
遠來鄰壤效鳴琴敢論異事追前事所喜仁心契本心
振轡再經駟雉境一瞻道廟想激音

題普照寺詩

剛起閑情逐隊行忽逢蕭寺眼前明修廊有蔭僧趺坐
古殿無人雀啄聲咫尺都城塵不到尋常林木境還清

憑君試問輪蹄客過此如何不解驚

高風

一傳肯來忘暑月兩旬輕舉薄雲霄非關漢水魚盈釣
不為宜城酒滿瓢方外采真欣淡泊人問知足得逍遙
高風可是陶彭澤歸去田園為折腰

陸彥則索詩寄之四韻

辭官才喜此身輕忍以冥搜損性情踈懶舊來高叔夜
虛閒今日似淵明願酬美意情雖切強綴狂歌曲不成
應有朱侯偷笑我壯年不解請長纓

壽柯運使

九十韶光纔十九高門曾是弄瑤璋熊羆夢寐當時吉
龜鶴年齡此日長劉晏已知豈外計曹參行見趣歸裝
更看德善流芳處濟濟斑衣滿畫堂

曉來遲日上高堂珠箔玲瓏錦席張王竿騰波行旨酒
金爐生穗起真香融融喜氣凝庭戶拂拂歌塵下棟梁
許步桃蹊無以報但祈眉壽獻篇章

趙防禦新闢小齋詩以貽之

隱操真全不侍山小齋新闢戶常閑
寤延晝白明丹府
鑪養春和潤玉顏何必金絲喧
曉夕祇將槌拂伴虛閒
人間興味瓦恬淡不見輪飛倦後還

代湖南張運使賀蔡右丞詩

高步英躔恰妙齡曙華相照有餘榮
早逢周室尊儒雅
親見文公近太平可但清標稱玉潤
共知具體得金聲
廟堂方契千年會側聽康哉語載賡

送傅彬老檢討赴宜興薄

不是雙翎羽未齊天門欲到失雲梯
眼前且看神仙府
身外休論枳棘棲百草讓茶先有味
一瓠挹水近通携
扁哥邂逅須乘興細看東風罨畫溪

次韻湖南張運判會春園新亭之什

落落長松滿古園沉沉碧水浸新軒
于今人物情雖別
平昔池臺跡未昏身外無塵紅入座
眼前有酒綠盈樽
更將好樂無荒意深入無生不二門

田家二首

莫笑田家物象微，柴荆未肯愧朱扉。
槿籬花發錦步障，莎萼葉齊絲地衣。
葭葦吟風環竹屋，鴛鴦浴水傍苔磯。
藜羹黍酒有餘味，笑看庭陰密又稀。
繞舍澄溝玉色方，夾堤密樹儼脩廊。
霜遲留得穠陰綠，秋冷全無潦水黃。
獨木短橋通別圃，橫盧新廩出高牆。
終年飽暖人生足，何必崎嶇走異鄉。

卜居

桑狹蓬矢是男兒，故國松楸亦重違。
架構自知惟壁立，綢繆誰敢羨暈飛。
桑麻地狹妻孥笑，堂廡簷底燕雀稀。
清世薄才何所用，求回問舍未應非。

詩酒六首

大維讀書勤苦外，肯來文會盍簪中。
詛盟吾欲出三物，續社君當圖九翁。
綠橘未題霜降穎，黃楊纔長閨餘叢。
後成若授蘭亭例，金谷樽看誰罰空。

文力猶能草上風，後生橫槩闢詩中。
諸君共利先登將

一我甘為左次翁水至細流皆入海材為直木必田叢
筆端滾滾淳于醜未覺膏油炙易空

辭官各歸千里外滿城不出數家中得詩夜共嘲騷客
決韻時來寄子翁已分鸞鸞垂翠保尚能魚目鬪珠叢
人生閒裏還無此白首光陰過莫空

已在淵明歸去後只消長慶醉吟中詩名未到出藍者
酒德忘為垂白翁刻燭分題喉每噤揮杯多酌指如叢
攔街拍手兒童笑十日醒無一日空

殘醉偶思京輦下戲言堪入和章中詞因公度李道可
印借夢卿成孺翁荒恠定逾詩律外風流誰筆笑林叢
張而不死非文武莞爾牛刀未可空

商權文章論安公切雲千仞將壇中詩人何地可安我
醜婦今朝纔拜翁雕玉苦心為楮葉繡衣謾眼束柴叢
南隣寄謝梁兵部險韻無勞獨斷空

暖齋詩

至足無求觸處同小齋和氣日冲融几筵已得嘯歌地

赤白何須繪畫工况有午簷容受日曾無北戶召寒風
清心迥出塵埃外詎見高堂數仞崇

雪中寄徐主簿

出門四幕雲垂地舉目千花雪映天况是光陰猶故臘
何妨時日在新年不辭登頓行長道但喜豐穰屬大田
遙羨風流樓枳客一焚檀篆達誠虔

次韻酬道州同官雪中召飲

千林臘雪綴玫瑰為送豐年好信來有客倚樓吹玉笛
何人立馬傍銀臺書齋喜白臨窓紙粧閣驚藏照臉梅
清景可憐佳句重為君隨分把金盃

和石太傅錢清僧舍圍爐余時先往蕭山不預
其會

後進多年仰碩膚相逢知恨日將晡
惟懷想不辭醇酎高論應須出大爐
塵藻舊欽梁上客清風今識漢潛夫

初慙不預芝蘭列

原註公詩云芝蘭相照皆佳士

和得陽春愧已無

題畫鷹

高飛遠走可人情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饜鼎俎
自甘平野掠紫荆心憂狐兔紛難盡眼看豺狼恣不平
莫倚絲繩金鏃美弓藏烏盡汝須驚

失題

暑往寒來春復秋東西南北一萍浮吳鉤越劍雖常淬
梁苑秦關祇浪遊塲屋同盟多鼎列鄉閭小子亦封侯
十年窻下勞螢雪今日明時謾白頭

失題

分宜浪跡學希夷豈合將身涉世為無外縱知皆是幻
有中寧免強隨時懶於中散人誰覺貧過原思已自知
若有一廛容定省首將塵鞅自羈縻

挽張約之

盜跖有年顏子夭千秋此理竟難昭一枝仙果方成實
三葉階蘭已盡彫壯志永違祇自恨清魂一去更誰招
猶勝伯道終身後應得幽冥慰寂寥

居士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一

宗華鎮撰

本體詩 五言 排律

元夕

節物隨時好元宵興味多
 常年苦風雨今夕偶晴和
 天字看氛翳星華浸月波
 六街紛合還兩觀迥嵯峨
 平昔財多裕歡心慮靡他
 深沈閉闥苑窈窕引巫娥
 百斛澄瑤碧千枝列芰荷
 珠咽激清脆霓袖競婆婆
 頡頏將離

態餘蠻命友歌消消催急箭殷殷尚鳴鼉縹緲飛華幟
丁東振寶珂東西歷登覽南北遞經過不惜雲壘聲祇
看牛影俄恨無夸父足擬擲魯陽戈出入心忘計晨昏
用有那佳時徒共樂歡事不同科牽率調絃管安排具
綺羅有虞虛腹餒那作醉顏醜不見三千履難逢十二
梭寂寥塵陌上誰問夜如何

贈越倅胡郎中

天上元宵夜中階瑞氣豪乾坤扶睿哲山嶽孕英髦識
良東溟濶才華北斗高序遷登半刺清選陟諸曹慶旦
回新律邦人薦壽醪椿齡祈永固榮應呂虔刀

寄焦公澤

身世旋蓬轉年華激矢忙漂流輕楚越契濶易參商竊
預三千日行幾二十霜金聲留逸響玉潤有餘光仕路
雖叨踐心蹙未敢荒軒昂遺俗物感激企前芳燕雀驚
鴻鵠鴟鳶嚇鳳凰傾都無孟子通國毀匡章曾席雖云遠
韓門未見忘鏤金頻減價投杼幾循牆素履微難任流

言衆覺強箴言曾晨轉攻鼓或相將睠思周賓裔來居
禹計鄉一門如旅燕三世寄飛梁何地逢遺秉誰垣有
樹桑釜魚時肖范儲石每矜楊儒術資珽見鄉評假寸
長芹黎經伏臘蘋藻備烝嘗紵絮虧冬葛丹鉛薄晚粧
晚蟬無重翼漉雪有驕陽唐鼓虛曾入齊飛宛未翔十
年勞俛仰三釜足淒涼懷刺終思重車塵舊耻望有慙
猗頓富徒效老萊裝曲衣求端影奔車倚怒螳力微甘
龜勉道拙分摧藏好惡鄉人僻風波世路常棘薪今合
重瓜蔓昔還傷頰舌知無補絲桐或可量未教輕割席
庶復許升堂

送湖南運判張朝散

幽野婁含秀周朝參薦新祇園纔浴象嵩嶽復凝神鵠
邛天休裔書林世貴人江山分秀氣珪璧具天直三篋
傳遺緒前籌起逸塵人間欣得瑞席上藹為珍平步游
英毅長驅歷要津星軺聊按指元鼎佇經綸熊夢祥占
日斑衣色養辰雲鵬方萬里海鶴本千春

壽蔡大資

德緒先流慶高門早誕賢星杓方歷次義馭欲周天博
大天殊稟高明道有傳逢原從左右中禮任周旋網轄
提携早樞機委寄專先猷重有作廟算遠無前避寵辭
惟幄分華出澗瀍條流國外事談笑握中權吏膽銷精
密民心適靜便旆開清落日才聳碧嵩煙世路觀無跡
神機體善淵絃歌隨絳帳筆削起韋編已覺留司久彌
增注想堅鉤衡終所倚來繡佇來還今日知祈禱靈椿

比大年

水壁

江南曹生畫壁在高郵禪居寺三壁為澄瀾
輕波二壁為驚駭之勢

畫手圍曹霸伊人豈喬孫窮神邈江海遺迹在牆垣發
地驚濤起扶掾疊浪翻來非自胥怒去不為鯨吞咫尺
重淵險尋常萬里奔氣疑蒸宇宙勢欲浸乾坤但見揮
長筆誰能測巨源汪洋須駭駭窪突幾驚捫湛湛將澄

處悠悠疊細根輕颺掠伊洛濶岸漫湘沅怒勢功猶壯
飛瀾地欲掀滄溟擁神島窮髮運游鷗槃礴應無顧安
排自有門夙成參造化無用契胚渾歲久人雖遠塵侵
墨未昏依稀逢海若髣髴弔湘魂倦客縈多累乘桴特
未授時來觀浩蕩聊用滌塵煩莫使蝸涎蠹常令墨妙
存不勞浮渤澥已似陟崑崙

送新廣西提刑曹司勳

勳業平陽重才革子建先高風延世濟大筆得家傳事
至皆游力辭新盡應弦從容登桂籍慷慨躡英躔不下
文彌蔚曾磨有更堅鶴鴻傾義路旒宸賞辭編善誘恢
師範良圖懋慕蓮雄鳴聲濶達高舉勢騰騫中外資裁
制交遊喜薦延入趨蘭省秘出擁繡衣鮮封域三苗舊
江山五嶺連楚風輕有素蠻俗混難銓飛輓歸豐羨經
營出靜便霜威嚴不試鏡照明無前玉石胷中判龍蛇
度外捐冥心投至理寓興起新編不羨懷沙潔羞稱賦
鵬賢團茆方息駕隱几欲忘荅杯水澄朝彩爐香炷久

煙有餘論墨妙無問及筵筍華實湖湘外聲名日月邊
 泥封俄迅激竹律未周旋畏景明流石薰飈穆沉絃星
 車躔嶺徼虎節起湘川雨露息無外乾坤施不偏遠民
 傷側陋天子重生全桂永秦開郡城璣舜繼年平反須
 利器跋履屈華韉賤子曾昂首清途想側肩希聲元寂
 寞坦履素蹁躑世路誰為偶臺僚竊備員機心寧及俗
 直道尚侔天宜幙為郎被難加出將鞭神棲南郭隱心
 醉北窻眠大匠微無棄幽芳早見寒斲輪慙妙手傾蓋
 勝華顛莫叱王遵馭空矜郭泰船雲移難就蔭蟻慕漫求
 羶越嶠暄涼異周班且莫聯行看踐槐棘應紀紉闌荃

魚戲新荷動

風日向清和游魚水面多逶迤浮巨壑搖漾動新荷密
 倚纖茄按茄爾雅釋桌荷芙蓉其莖茄原本作葭誤轉輕翻綠影俄參差吹
 弱藻激灑起微波躍躍同盈沼洋洋類舞河因知濠上
 意不羨越溪歌

嶧陽孤桐

大樂潛生氣徐方暗結融嶧陽鍾異物小木得孤桐特
榦千尋聳清陰十畝豐夜聲通渤澥午影到崆峒雨露
偏垂德陰陽曲致工和音來象外懿有孚區中不羨樗
無用常卑桂有叢人期瞻舜日自信達堯聰動植悉難
感神明庶可通鏗鏘雖固有翦拂未曾蒙合梓纔知美
絃絲乃見功名嘗叨禹紀材實待夔攻埋沒如邑爨哉
培異楚官山禽曾不識丹鳳每來同沆瀣凝朝氣滄涼
汎曉鐘發揚羞谷黍疎散愧江楓誓與蕭韶並寧隨歷草
空儻教承搏拊焉敢避磨礪功用施清廟聲華發大東
知音何以報願為奏南風

送越州僉判徐狀元赴闕

彼美司刑士言辭越幕賓斑衣登彩舫羅袖擁彫輪重
過千年會輕捐萬壑春拂樞風習習汎楫水鱗鱗仰念
當朝律高還治古淳嘉猷皆建置弊法不因循食餅無
容畫觀龍必貴真進賢非積累懷寶免沉淪徒步丹黃
閣元台出渭濱昔年書舊史今日在嚴宸志士休歌鳳鴻

儒罷泣麟不愁長待價祇恐未能仁盛世當千士明公
 第一人詞場無大敵桂苑絕前塵雅譽多材藝雄居要
 路津規為真大器薦擢易常倫紺髮年方壯清光日向
 親橫飛期鼎鼎雖步職絲綸學問功無愧經綸志必伸
 善將兼海內澤可下天民既得風雲便應為柱石臣已
 知材似杞惟貴壽如椿猥以卑凡有同居晏粲辰問年
 雖魯衛語士迺齊秦敢謂苗堪握惟知竹有筠毛公方
 喜檄原憲不憂貧春至寧裁柳秋來未憶專况逢青眼
 見何慮白頭新戮力尊賢軌虛懷慕德隣願言登左右
 無或棄輪囷

送越倅胡郎中入京

雄鎮揚州域前聞越絕靈天文直牛女地勢壓滄溟霸
 業雖陳迹王圖乃舊經遺風終樸素彌世慎儀刑紆綬
 皆英毅乘軒盡德馨迄今無僭濫自古底安寧碩德居
 華且清資應列星司城進新秩原註時初改職方郎中別乘舊揚

幹原註公前任秦州通判妙譽高藩翰嘉名藹闕廷自堪剖符竹

猶此駕筭篁裨替無遺恨平反得所聽威儀嚴肅穆文
雅煥青熒裁決真穿縞經綸甚建瓴屬城常乏守茂績

可書屏

原註公兩權潤州一
至湖州皆有政聲

完士終何感丹心獨願銘

淪埋脫吳阪知賞謬柯亭

原註公前秋監試鎮
幸中選遂即塵泰

述業知

晞翼多聞愧識鼉成風非匠石合舞謝庖丁濫擬窺場

藿叨曾食野草禹門俄暴鬣陶夢輒推翎捧檄終堪喜
彈冠詎可停未能餐沆瀣安敢臥清冷山藪容檇櫟川
河納涓涇不教長在澗還許預充庭破竹期迎刃提刀

更發矧有緣重奮迅何慮復伶俜穩步封嶠底長驅遇

并陘旋瞻丹闕鳳密覲寶階奠先哲猶嘲白微才乃拾

青旣霑新籍桂無復故囊塋寒谷逢陽律幽姿得震霆

心誠期秉石蹤跡免如萍矩範茲親覲徽音此竊聆執

鞭欣有自整駕恨難扁杯水遮堦轡壺漿擁彩舸鳴鉦

發蘭汀疊鼓起蘋汀龐驥雖云展黃陂未易形虔乃方

電發扎榻任塵冥佇見宵人伏行觀病者醒馳心逐旌

旆引領馮郊堦

送湖南提舉梁朝散

公族流芳遠侯門積慶長
玉田收地寶蘭畹毓天香
岐嶷英姿妙魁梧德宇強
嶽靈分秀氣昴宿注祥光
世濟居彌厚官成動有章
題輿高右陝持節重西湘
二九朝陽永中秋夕月涼
誕彌迎節至嘉慶肆筵芳
檀篆金為鼎榴花玉作觴
願言齊鶴壽平步冠鷄行

唐之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二

宋 華 鎮 撰

今體詩 七言排律

和通州李判官 并序

晉伯判官年契按行下邑垂示新詩粉飾過
稱固非單淺之所敢當仰服意厚難以虛辱
謹次來韻上謝

憶昔元豐第二春叨陪逸駕預官論頻煩州縣徒勞職

未報君親罔極恩
 居與堯蒲依海角
 出隨鴈鷺走江村
 閒心祇合尋三徑
 倦翼寧堪憇九門
 羊裘幸占如志養
 萊衣欣有喚翁孫
 他時未免煩陶鑄
 只就同年勾漆園
 送越師程給事赴召

清華仙殿圖書府
原註公職集賢殿修撰
 貴近東臺侍從郎
 寵被

買臣榮遇綬來臨
 安石宴遊鄉下車
 建設先條教暖席
 施為盡紀綱鑑物
 淨明齊上水臨機
 鋒銳喻干將威稜
 直為摧姦宄德惠
 陰知佑善良意匠
 經營真有趣軸機

裁處動非常謹嚴
 庭訟情無失
原註公遷都廳于府內西樓下以舊所近外獄

情多檢察民輪弊
 已亡
原註公創和買夏稅場於府門左右以絕徃日之弊
 坐使

姦胥難用巧默令
 雅俗盡知方淳和
 只有興廉遜肅治
 應無敢寇攘蓮幕
 終朝閑筆削園扉
 經歲絕桁楊精藍

振起都城美
原註公重建寶林寺寺為城中勝槩
 新館增延使者光
原註公築

館以待往來使
 者日為皇華館
 翦拂散材充大匠
 吹噓寒谷變春陽
原註

鎮自公薦送
 三年治最騰歌頌
 千里聲和協雨暘
原註

年風雨
 何但編氓稱五袴
 已令此屋有千箱
原註時年

風流自得篇章樂

原註公當世詩匠在越尤多唱和

閑暇人驚日月長

采舫有時羅綺繡朱轡到處擁絲簧尋窮萬壑幽深虛

踏偏千巖紫翠芳

原註公政成多暇雲門蘭亭常得遊從

絕唱未饒元相

國

原註元微之在越與副使竇華賡和號蘭亭絕唱公獎僚屬繼之

遺風獨揖賀知章

原註賀公故宅頽毀已久公命輯之

香山圖畫知嘗預

原註公與致政少師致政少保二趙

公繪為三老圖魏闕心誠想未忘下國可能留近侍雄材自合

在巖廊祥光一夜生台座優詔平明出未央漢殿果深

思董賈越人那久得龔黃丹書東下隨秋鴈盡鷁西征

拂曉霜不獨飛章留去轍

原註時監司交章乞公再任

况多扶老擁

歸艎已知子翼終難借猶擬曹侯且緩裝送目未能看

竹馬傾思惟只詠甘棠既當帝闕監梅望可戀吳門繡

畫堂

原註公姑蘓方成新第

前席虛心方注想據鞍壯氣正康強

七城異績雖云遠

原註會稽經總浙東七州

萬室倉生佇有望蹇步

有心隨軌轍夢魂終夜倚門牆

改處

次韻酬桂陽石知監懷鄉見寄

南北周旋事屢更剖符纔喜慰蒼生來鹽無滯網條密

雀鼠難欺獄訟平樽俎有餘今北海篇章多暇古宣城
桃源善慶時難擬金谷風流世有名榮擁雙旌忘自得
永懷三徑念同情鄉閭分義千鈞重筆墨才華一座傾
官異微之慙未稱報殊平子愧非精折腰寂寞將何道
稔聽龔黃布政聲

湖南運使柯少卿壽

星杓旋指始回寅遲日烘天欲再旬安寢熊羆通吉夢
高門弧矢見成人江山孚美寬為量奎壁騰芒秀入神
學苑遠窮三篋富辭林榮占一枝春分麾閩越閑餘刃
賜筆中臺播逸塵棘寺入陪鵷列久湘源來著繡衣新
笑談已集金糧最眇昧無遺玉石真不憚高才親遠使
更將和氣裕斯民華資分合歸無已眉壽陰湏付有仁
幕下晚生欣庇德強歌精意指靈椿

用石柱陽韻謝左判官陳司理見寄

曾挹清談俟屢更解衣聊足慰平生共觀雲物懷虞帝
為引漁翁問屈平一逐曉風分客路兩逢春雨暗山城

寒林不見遷鶯語古壁多逢逐客名懷寄遠隨賢守句
受忘深識故人情參軍筆力湘山峭幕府辭源峽水傾
刻燭賦詩曾有意臨池掃帚未能精強將西缶臨風擊
終遜玲瓏曼玉聲

挽宗嶽張尊師

神仙去住本無家此日人間漫歎嗟華表舊傳歸白鶴
洞庭誰見袖青蛇道山兩拂談經塵滄海頻乘犯斗槎
雙玉佩沾天上露五銖衣識洞中霞林泉投老心猶壯

京國歸來鬢未華短製從今牽薜荔襟耕依舊種胡麻
風生謝傳團團扇花隱堯夫小小車逸興逍遙舟不繫
新詩妙絕王無瑕松邊對酒依盤石竹裏分泉洗落花
一自青真餐沆瀣更誰黃犢侶麈尾丹初封鼎雲猶濕
棋未收枰日已斜每遇竹軒深有恨獨憐溪閣靜無譁
匣中不見龍三尺畫裏空餘雪兩鬢回首方蓬歸路遠
五雲愁殺樹交加

宮使蔡太師

天貽真宰輦重熙何日來符命世期五夜讌遊元夕後
三陽交泰上春時緝師事業前無呂先覺心靈世有伊首
幹化機熙帝載暫休祠館動民思和羹終付監梅手仗
節難稽柱石姿華屋早開丞相第衮衣新賦我公詩綉
桃滿院光風轉素李成蹊淑景遵鼎席其瞻何所願祝
公眉壽等蓮龜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三

宋華鎮撰

今體詩五七言絕句

謝成都楊匯秀才惠邛州竹杖二首

臨邛石上老龍孫雪抱霜封有舊痕
簞削已知非俗物更堪來自草玄門

邂逅相逢又別離驟承佳貺意何其
應憐越絕閉雲客酷似臨邛瘦竹枝

過澗

西山分處水橫流
渡水登山趣更幽
却憶當年謝康樂
等閒羈束為封侯

河上

沙頭兩兩飛歸鴈
水面茸茸長綠蒲
知是人間好時節
不妨河上弄泥塗

聞歌

來時梅萼粘殘雪
歸日桃花簇絳羅
農事不妨河事了

齊聲連路踏春歌

秋風

秋風昨夜落前林
放出千巖秀色深
欲結草廬歸未得
倚欄空負季鷹心

上顧侍郎詩 并序

丙翰侍郎卿丈置酒與錢叔凭同見招既至
獨携錢於後堂出小鬟為侑因成一絕投獻

西漢風流古到今
油油卮酒待青衿
後堂不許聞歌舞

始覺先生見與深

渡嶺

四明山中作

嶺路林梢一線通
肩與直上被林風
眼前遙見東山樹
却顧青衫愧謝公

四海

四海田廬自有餘
置錐無地欲尤誰
鷓鴣莫厭一枝少
更有寄巢無一枝

歷陽道中

江北江南未定時
襟喉此地繫安危
顏營故壘皆無沒
日落寒生楓樹枝

江南湖陽

末俗顏風正正悲
當時強項是男兒
君王不似南陽日
此事寧教女子知

石磧漢高帝廟

黃屋何曾駐未央
十年關外蹠寒霜
靈祠今日秋江上
門鑠丹楓似楚王

緱氏道中口占

人間自有上天梯
塵暗靈襟略却迷
不見吹笙王子晉
獨乘玄鶴碧嵩西

立春日雪

金絲未徧千門柳
玉葉纔分五嶺梅
青帝似憐芳信少
更教春日六花開
斜入芳筵沾綵勝
密鋪幽徑點蘭芽
謝娘子細臨看取
不是揚花是雪花

挽饒法主

緇服薰修九十春
法筵長為拍通經
津窓未冷銅爐火
已作他方應化身

方城道中值雨

重雲三日鎖前山
麥隴泥塗尚未能
行路春光已拚棄
任從風雨作輕寒

和叔凭惜春

無計可能留永日
有情何用惜芳春
明年還似今年好

拚作花前把酒人
柳暗曉鶯鳴樹底簾垂午燕簇樓頭東君暫去無多日
且放殘紅逐水流

登舟夜作

一揖天官籍姓名半年歸計杳難成夜來夢覺篷窗冷
枕底驚聞汴水聲

溪行

淥波漾漾日西來波上魴魚撥刺向喬木兩隄連翠幄

春深誰復翦條枝

過牛頭山

千巖秀處是家山東望重江未可還今日馬頭逢翠阜
且垂鞭袖一開顏

贈溫幕張子常有詩見懷用韻因成五篇

鳴玉琅琅振小舟銀鈎婉婉照清流如何漢殿凌雲筆
肯賦寒山水石幽

寂寥不見李膺舟時倚西風歎逝流小吏忽來傳秀句

春容頓覺滿山幽

一來海角艤扁舟
兩見天南大火流
鍾鼓不聞昏自曉
柴荆常閉冷還幽

懷才自是濟川舟
術業曾非西北流
禁掖言歸應不晚
海山未去且尋幽

曾乘碧海馭風舟
幾挹蒼崖噴雪流
想得更當和鼎重
也應須記賞心幽

和河南府倅程朝散維氏僧舍題壁

塵機不動有餘清
逸靜孤飛在杳冥
想得馬頭無限思
碧雲隨處見瑤屏

弦月

人間離別最堪憐
天上嫦娥恐亦然
昨夜廣寒分破鏡
半奩飛上九重天

宣化道上望鍾山

望外江山千萬重
此山秀氣冠山東
可憐秋月澄明夜
怨鶴長悲蕙帳空

題畫

栽松累石狀孱顏萬物形容數尺間
會得秋毫非至細可能留意羨他山

陰影

昇時冉冉落如飛烏兔由来不自持
莫作人間天工語是中都有成虧

出南薰門道中詩

玉津槐柳綠成陰歸路春光步步深
名官未多年不少

到家聊緩北堂心
一以突

工
上

和劉叔懷見寄三絕句

風前雙鶴舞金衣
來送新詩過竹扉
逸響琤琮鳴玉脆
雕章縹緲采雲飛

冥冥心地外
參寥浙浙松
梢掛飲瓢
揮塵縱橫志
孔墨
寄聲邂逅得
剗蕭

清世儒冠不賤貧
一竿誰復釣溪濱
看君雙鬢春條綠
策足應須據要津

襍詠

不言藻繪文章惡也識膏粱氣味珍春夏已休秋欲晚
明眸開口羨他人

自是不耕仍不種年來何處覓倉箱秋冬莫遣還虛過
圖取前春有稻粱

秀色豐融凝曉露新聲睨睨弄東風芳條已密無尋處
粉蝶雖低徑不通

鷓鴣老陰濃晝景遲園林又是過芳時香頰粉蕖年年好
只羨游蜂野蝶知

蘭膏不卸鬢雲垂紫玉拈衣懶自吹西望陽關何處是
寂寥空度杏花時

蓬鬢荆釵映龍頭玉顏猶狗分同游眼前不見昭陽殿
誰復將心望冕旒

芳年未色五雲車皓腕空留絳綉紗燕子將雛鸞語老
東風又是落宮花

馭選鳴騶里巷喧慙慙來覓孝廉舡千年親見風流事

不是空聞舊史傳
親屈朱轡接晤言
不慙長吉賦華軒
羽毛果是冲天物
願借扶搖上九門
苦竹城
一葉扁舟激浪花
當時兒女亦驚嗟
歸來苦竹城池就
始覺忘家是保家

歷陽試院聞角

英雄顛沛亦風流
長嘯寒生畫角愁
今日江城朝暮引

空教鷗鷺起沙頭

試院初聞蟋蟀

窻前落盡梧桐葉
牀下新聞蟋蟀聲
瘦骨不禁秋氣重
夜深虛幌夢魂青

過永城寄知縣陳宣德同年三絕句

惜別欣逢一紀餘
世途惟我最差池
當時俠少無年少
今日青絲有白絲
昔年同看杏園春
十載徒勞走路塵
試問風前擺板女

何如月下倚樓人
 榆葉晚風愁去日
 桃花春水喜歸時
 雙鳧猶在墮隄柳
 淮擬同看兩岸絲
 海門道中望山寄知縣朱宣德
 一抹青山倚碧虛
 遙知山下是仙居
 東風桃葉堪乘興
 不畏長江畏簡書

葉縣

雙鳧歸去玉京遊
 塵滿東風暗驛樓
 唯有汝墳東逝水

春來依舊綠波流

郊原

分苗刈麥滿平由
 縈繭聲爭澗水喧
 我亦方懷三釜樂
 暫逃塵鞅過郊原

曉來騎馬出郊原
 却憶年時比按田
 流景已過三十里
 如何容易又經年

舟中晝寢同官陳慰見過從久不報起來以詩
 謝之

賴將心緒逐波流
欹枕蓬窻萬慮休
貪逐化人遊帝闕
不知梅福過扁舟
六月旦有芝生于小廳之南楹連葉七層顏色
黃潤常有露珠聯絡其上觀者歡息以為祥異
因作三小詩

金黃七葉句晨敷
人道曾標瑞應圖
我已無心邀世福
不須三秀巧相諛

品彙皆從化育成
無根神草為誰生
吾皇茂德參天地
好向甘泉植九莖
芝英服食壽能千
藥笈仙經每細看
久視長生吾不羨
任同凡草一時乾

洛陽橋

壯年已歎洛陽名
今日親來橋上行
疊石根盤連厚地
凌雲氣勢壓滄瀛

再經西禪寺二絕句

我為人役走塵寰
僧老空門不出關
身世也知皆夢幻

到頭忙者不如閒
三時五度到西禪
春雪秋風暑濕天
試問經窻長宴坐
何如塵路走終年

陶令當年亦蕭索
猶來籬下醉流霞
間門今日無人到
賴得寒叢未有花

起工

龍骨穿雲水上天
熊罴扶地土成川
朝來泥掉漫糊處

日落星河已湛然

會稽覽古詩

按鎮有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永樂大典未經收入今從屬鸚鵡宋詩

紀事中錄出僅存九篇鸚鵡乃抄諸會稽忠者每題下各系本事考寶慶會稽續志稱鎮會

稽覽古詩百餘篇歷按詩策旁考傳記以及釋官項語咸見採撫是鎮作詩時亦必自有

解題然于雙石笥題下乃載及高宗末年及孝宗末年事鎮于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

其上章待制書有云叨叨名第二十八歲矣上豐祭酒書亦云然以年考之鎮生當在仁

宗皇祐三年歷高宗之末年當百十四歲孝宗之末年則百四十三歲鎮即獲壽考亦焉

能及親隆興以後事况鎮子初成于紹興十三年以鎮遺集乞序于樓始則在高宗中鎮

死已久尤顯然可證其所系解題或出後人之手或鎮本有之而後人復附益以時事均未可知鶚初弗深考而直據志漫錄純繆其矣然竟削去解題思無以備稽校今仍依紀事本附錄題下而鐵門限謹附辨正於此

限之字左另
行低回格字

皇云一
字

王中令裔孫智永善隸草為世所重求者弗違戶外之人如市所居限頰為之毀以鐵固之時鐵門限真草千字文十九年成

一千通柳誠懸稱其書得家法世傳右軍

蘭亭弟子辨才尤如寶祕貞觀中求之不

得至使蕭翼設竒取之山中父老尚能道

其事

鐵限曾旁迹未移千通草字了無遺蘭亭墨蹟何由見

祇說蕭郎奉使時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列覽刻石紀功故曰秦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路曾臨到上頭睫在眼前終不見

不知登望竟何求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

十三

樵風涇

鄭巨君弘采薪若耶山中得仙人遺箭歸
 之而獲便風之報千載之下朝暮不渝
 碧山重疊水溶溶南北暮來旦暮風若坐會稽真勝絕
 樵蕨猶是漢三公

城山

其中山卑四面宛然城堞吳伐越次查浦
 句踐保此距吳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

馬池泉中產嘉魚越拒吳時吳意越之乏
 水以鹽魚為饋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回去

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緩報一雙文錦鯉
 望望十萬水犀軍

雙筍名

在上虞縣釣台山高百餘丈若人冕而對
 峙者其巔有異花每杜鵑啼時開若霞錦
 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

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千尺相高卓翠珉雨餘雲外露嶙峋昂湖湖去蒼髯斷
三載叢花不記春

放馬澗

在新昌縣支道林放馬之所咸譏道人養

馬不韻答曰貧道賞其神駿

春艸茸茸澗水清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緘後雙蹄逸

想見風前蝶躩聲

虞國墅

在虞姚羅壁山襟帶溪山大勢具體金谷

郝太宰徧遠諸境棲情于此每至良辰携

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

山列翠屏圍碧落水流鳴管繞平田郝家池館蓂蕪後

金谷形容自渺一作然

燕竹

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因以為名

竹箭黃芽欲老時
杏梁日暖燕初歸
他林未聳千竿翠
此地先抽一握肥

孟橋

橋南漢孟嘗宅也

溪上還珠太守家
小橋斜跨碧流沙
清風不共門牆改
長與寒泉起浪花

附五言絕句一首

聞酒香戲作

下蚓盈泉腹高蟬
溢露腸如何不能飲
空羨甕頭香

溪居士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四

宋 華 鎮 撰

論

論志

按論志一篇摠叙著論之首為目三十有四篇四十今綴輯編次得三十一篇而佚去論相論事論人材論科舉論教化論財用論兵論邊事論言等凡九篇

昔孟子言士之尚友者論古之人頌其詩以觀知之所趣讀其書以察事之所行論其世以稽合是非而辨其得失志趣于事变行適于物宜聖賢之士也斯可以友

矣志之所趨則悖其變事之所行則失其宜是亦疎妄
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論古之人者如此蓋古之有道
之志士不虛造事無苟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
弊行之所從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積盛德禹成
大功聖神相因雍容揖遜而在上者以征誅應順為慙
德巢許不屈伯成退耕隨光之流深潛遠行在下者以
高蹈不返為洪義虐政如虎生民塗炭莫肯顧恤故伊
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說湯以伐夏救民武王授成湯之
義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濟物天下之士知進而
不知退故伯夷起而拘潔清之節采薇首陽之下至死
而不顧夷齊之風既振靜退之俗浸長碩大寬博之人
溫純如玉之士考槃在澗策駒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
起而尚聖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出潔身亂倫者既
失君子之通義隘與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
起而以時制行苟合于義無所不可苟非其義無所可
也然轍環天下厯聘列國危行言遜畏教大人後世邦

君莫知尊德樂道魯繆友士齊宣召賢恃富倚爵驕輕
仁義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為任危言辨說藐
視巍巍上稽唐虞下斥揚墨此皆適時之變而得其宜
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傳于後世士無振
弊之志興利之事而馳鶩英華招撫枝葉為無用之空
言難以言智矣鎮退不敢安飽食之佚受無文之恥進
不敢忘文采之美為無用之辭乃著論以述素志而商
畧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苟為或有裨于世道之萬
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年民事者四言
國事者五序事屬辭之所及發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
十篇道有王霸失其所從則事業卑淺不可不先知也
其初曰論道治有純疵純而無疵始蓋美美其次曰論
治勢有強弱制在主人而不在事其次曰論國勢天下
之本心心正而遠近一出於正矣其次曰論本道有常
而無弊知常然後道存其次曰論常法有變而無常知
變然後法立去次曰論變濟功業者必資於人人之正

邪未易知也其次曰論知入帝王之功起于一相其次曰論相四海之治本于郡縣其次曰論守令去風俗之蠹弊草羣心之邪僻則美意無異而良法有行忘公殉私依違承程理性異道時命邪說皆蠹弊之甚者也其次曰論蠹弊事有緩急序有先後不可昧也其次曰論事仁義王道之本者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勝本久矣其次曰論本末代天理物緝熙庶事莫尚于建官其次曰論官分曹設官職用斯異人材無備各有所宜不可不因其次曰論人材摠閱多士分任庶官銓擇有方然然材德無備其次曰論銓選任舉賢能君子之通義懲姦責實宜有常典其次曰論任舉百官有成庶士乃治會計詳謹則事無敢惰其次曰論考績功罪必分淑慝異處威德並建而賢不肖可馭其次曰論實罰疑貳失士苛密生奸濶達大度推誠待物帝王之高致也其次曰論法令監統刺舉所以維制天下侵官專事過軼弗糾失其職矣其次曰論監司人主慎聽納而審

用舍遠見正邪之情消朋釋黨則小人弗用而君子安矣其次曰論朋黨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常少教養成造實賴王政其次曰論養士寸長片善咸有所施蒐采之道廣則羣才畢用其次曰論科舉設非常之選待非常之人宜略小道求以遠到其次曰論制舉旱乾水溢神實尸之嚴奉之道不可不盡其次曰論事神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湯武撥亂身及治平民無淳疵由帝王之陶冶其次曰論教化名分之際治亂所起失之雖微其流甚大不可不慎其次曰論法禁民之力役休戚所繫法有利害宜詳求而損益之其次曰論役法食貨財用王道之本世變不通經理斯異其次曰論財用兵以遏亂亦以起亂制置蓄養其術宜慎其次曰論兵夷狄異心聖人不保其心義疆場無虞則中夏靖謐其次曰論邊事懷柔以德震強以威文武交暢外患斯弭其次曰論禦戎帝王之職必殫理天下而奉禹功始勤終逸文武所以定大勳也其次曰論事業利害不明言

則踈妄踈忘之言不足以經世士之所不可為君子所不可用者也其終曰論言物變無窮識思有際弊事遺利敢謂盡于此哉亦識夫聞見之所知志意之所及爾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論經世之事議而不辨茲論也亦經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職司非已安敢竊預其議哉析是非之理以論之而已析之精微議亦斯在

道論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紹周後德愧二帝法慙文武不足以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識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則有六難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駁六者戒王之道之難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愛愛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後有志道之質材以達心心以趨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資然後有濟道之具志以立誠誠以致遠遠以圖大有圖大之謀然後有向道之慮識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有知

方之明然後有見道之得勁以從實粹以盡美美以致
一一以為精有精一之功然後有備道之善由是六者
而圖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趨惡忠厚忘也弱者
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難濟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
大遠業晦矣蔽者識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瞽矣怠者
勤之反也為之弗敏實斯遠矣駁者粹之反也駁襟之
政純德喪矣由是六者而圖王則難矣恭孝文帝恭儉
自克德厚與人輕租叙刑息兵慎罰使天下飲德生民
允懷四百年間謳吟稱頌可謂有其仁矣忠宗賞罰必
信循名責實吏稱其稱民安其業昭武之後微而復隆
可謂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經欽崇道術興學養士設
科選賢政正朔定歷數講修禮物百度咸舉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可謂有其志而勤于從事矣使太宗抗高明
之志臨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絕世之業見侈大而不感
宣帝達霸王之政脫習俗而無蔽則帝二之絕德文章
之典章盡在是矣惜乎畢以自棄襟而敗猷蔽于因循

莫盡其美故文協成康武資雄大宣侷武丁皆三代令王之比然而漢之聲猷不足以爭鶩商周齊光虞夏亦三主之過已前史知歎息恭儉於武帝而不知論謙抑襍霸于文宣其於言殆亦有所缺歟

治論上

凡民養之則庶厚之則富教之則善去患害興功利與之廛里室廬以居鑿井耕田以食之無殺罰以傷其生無勞役以撓其安男女不失其時老幼得以相保盜賊不作水旱有備勞來安集撫循長養至于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則民庶矣付之田疇教之種息桑麻以為衣服雞豚以為食山林川澤時入而無禁勤者勸之惰者督之時使輕役不奪其時賦歛以度不盡其財衣服食用吉凶之費為之節文使無侈靡則民富矣進禮樂之教退刑法之政暢醇厚之風懲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倫風之以孝悌忠順之義循理者旌異之不率者放棄之則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嘗雕耗匱乏姦宄暴亂

矣湯武草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戶口繁術人民忠厚
至于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昔者秦人許用其民
壯者殲於征役老弱轉于溝壑疾耕力織不足以供賦
道之刑名刻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聞德義之教至于
父借優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民物耗竭風
俗薄惡未有甚於此時也劉氏革之與民休息十有餘
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時衣食給足興廉舉孝斷獄數百
幾致刑措隋煬帝外事夷虜力縱侈心窮生齒之力竭
天下之財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唐太宗因之
以有天下大業既定與房魏之徒論平治之術務以仁
義之道牧養天下數年之後人民蕃息公私富儉至于
外戶不閉門行旅不賣糧一歲之中斷死罪者二十九
人三百年間惟真觀為盛庶幾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
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與為善治亂之時善否之俗
何常之有頌人君經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
之民也薄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難致則夏之末年

商之季世秦隋之民嘗姦暴淫濫淪于不類矣湯武因之卒為善俗漢唐之道亦庶淳厚何獨至於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則明帝王之術達治亂之道者必不以古今為異論亦計其措置施設之方而已措置施設之方誠合乎時宜達乎道術足以庶之富之教訓之調齊之則則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復見于今日奚獨文景貞觀之事業措置施設之方誠不合乎時宜不衷乎道術則庶者耗矣富者貧矣淳厚者變而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為強暴矣雖有成康之緒業將不足以久其治安况其次者哉周穆王繼成康之後至乎末年耄荒姦宄不勝而訓夏贖刑周之頌聲于是熄矣漢武帝乘文景之資內外興事費用百出其後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唐高宗繼貞觀之業永徽之後浸微浸昏終以陵遲此居前此已然之效後來之商監也

治論中

治者何事有條理而使民各得其所之謂也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又者治也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者治也非特皆二人之言為然凡昔之言治者皆以民為本治以民為本則人君有能使其民滋息而繁庶衣足而無寒食充而無飢老有以養幼有以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失其性閨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順男女有別鄉黨之間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倫智愚賢不肖各當其分為善者必見惡為者必有誅強不陵弱象不暴虐智不詐愚勇不欺怯人有禮節之文知榮辱之所在輕率仁義重干有司盜賊不興禍亂不作刑罰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懷德慕義來享邊境無虞兵革不試斯可以播之歌頌薦之郊廟為至治之世矣二帝之隆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豈公井牧其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萬國肉刑三千然後為帝王之事

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略其事甚簡而世不
不亂五帝以德其法加詳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
以功或損或益事為之制物為之防威儀節奏曲盡其
文而人不厭適時之宜而簡者無不足詳者無有餘也
蓋有商周之文於伏羲神農之時則贅矣用三皇之法
於湯武周公之世則脫矣皇王之迹如圓方冰炭不可
以相通而為用然後世言治者必已為稱首不敢有優
劣之異辭知其事雖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異于成
周今以功同而同謂之治則後世聖人不襲成周之迹
而有其功者奚獨不可以謂之治乎今去成周千有餘
歲矣亦猶成周之時視五帝之世也其應變致治之宜
必有異乎當年者將盡其虛文而遺其實效乎將收其
實效而遺其空文乎善致治者必將為今日之可為以
要其實效與帝王相望于千載之間而並隆矣不知出
此必將修狂聖之法而用之何異推舟於陸駕車于川
雖使舂挽維絳造父執轡弗能濟矣

治論下

昔貞觀中民康物阜盜賊哀熄人知自愛而不犯法至于戶闔不閉行者不賫糧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盛矣當是時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終之漸十非惟在唐為然也西漢盛時亦有之孝文帝時海內繁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世稱其仁賈生上書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永平之治號居前代十二後世言事者多稱之鍾離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訊夫孝文明帝與唐文皇皆中智之君非有上聖之才甚盛之德志慮卑淺未能盡矣嗜至偏倚不必無過天下之勢初苟安德業久大宏謨偉烈振跡治古容有所憾通達政體明于世務畧小効而圖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糾繩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純德異於是矣然而良臣哲輔未嘗有指擿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聖德而受天受成大勳而濟王業太保有旅契之戒武丁振衰簪之緒朝諸侯而有天下祖已作豐昵之豐成湯因次國之地一征

而得九有仲虺陳自滿之高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並
與而當歷數伯益贊至誠之感有虞氏起側陋之地以
盛德而踐帝位功業善美至于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
而臯陶詠叢脞之歌蓋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
終始曲折纖悉無所不治之謂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
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旦之乖理皆不可以為治惡一事
之不序故武王之受契在所戒武丁之豐昵在所訓大
禹之至誠在所贊懼一日之乖理故成湯之自滿在所
誥虞帝之叢脞在所歌訓之戒之於一過而百度無復
過矣誥之歌之于未然而終世無復然矣故三王四代
純治之功無有遺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
宗大禹遂其過事成湯帝舜一日有缺其成功盛德雖
未即虧蔽然不得為純治之時矣由是觀之賈生魏公
宋均鍾離意之徒可得無言于漢唐之世乎是故人主
貴知治之說知治之說則其志高其術遠其事慎其心
誠志高則無卑趣術遠則無近效事慎則無過舉心誠

則無荒怠不知治之說者異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漢唐之賢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無志高也宣帝褻霸無遠術也世宗侈大無慎事也明皇亂終無誠心也此四君者皆有過人之聰明不世之大畧小者蔽于苟簡甚者幾于喪亂何也則亦不知治之說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說帝王之功成矣

國勢論

世或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強其弊也凌奪秦以郡縣而

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柱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內向孝武分折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龜鼎唐重方鎮浸以強大久而不變至于成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法弊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志矣是果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强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禍亂之机其初皆已暴見第未

有強者發之爾苟有強者則如范陽之起于天寶矣此賈傳所謂火未及然者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為論至于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強弱定修短入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分五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方維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凌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凌奪之漸也後世浸強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伐自專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凌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于強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于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守于郡邑無磐石之勢東

京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戎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為繁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親諸侯殆無救于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于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道無封建則凌奪郡邑則土崩制國之勢果在建侯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進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自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主之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凌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國成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周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于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于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

至中宗而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萬物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哀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蓋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亂而自知勦輕為興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勘定大業身及太平網紀法度輕置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詒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樸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文教光濟丕烈真宗摠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味廣成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無為涵養天下仁宗
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而不傷
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
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
資知人間之利病即位之日振推網修法度慨然有興
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
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
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紹興奮揚聲采炳炳三代之
文物凜凜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
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
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
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
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令強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
定顧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
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本論

安治尊榮人主之所同好危亂卑辱人主之所同惡然
得其所好者常少溺其所惡者常多此兩者非天時非
地利人事之修否而已修者得所好否者致所惡修否
之道較然並列如途路之在左右由左而左由右而由
知之無難易為之無勞逸然時而好惡同而所由異道
者則心有不同故也夫醉者狂逸而走赴水火蹈崖壑
曾不知避父母妻子隨而告子往往攘臂大呼瞋目而
視不可復止焦沒顛墜而已彼豈惡生好死與人異意
哉徒以酒亂之也物之亂人者有甚于酒不可不察惟
誠正心乃能無蔽心苟正焉不蔽於物則惟善是與賢
才可得而用政事得可而成安治之功至而危亂之禍
消矣昔管仲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入齊親射桓公中其
帶鉤售也厥後相之惟管仲之言是用使桓公不相管
仲亦足以有齊國忘其讐而相之九合諸侯一匡正天
下為五霸長其心明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與商王受
非諸父則兄弟親也聽其言則生不聽且死受卒不聽

而殺比干囚箕子去微子以失天下其心亂也夫心明
捨讐而圖功亂者至于親戚而不避死是何異於任酒
之人臨水火崖壑而惡父母妻子之言乎是故人主貴
知本本者何養心是也

集卷十四

或
寵辱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五

宋 華 鎮 撰

論

常法論

昔三國之雄運深機挾利器鷓張虎視伺巖投隙以相
噬皆有并包宇縣剪仆敵讐混合車書蒞中國而撫四
夷之意當是時又有荀彧張昭孔明寵統之奇為之腹
心而定其謀仲達公瑾閔張之才為之爪牙而致其力

改天

嘗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銳已
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吳選士制勝於赤壁得雋於馬鞍
卒之迭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梁益啟闢河冀
跨制江峽陟禹之跡而一天下至於司馬文王憑世祿
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計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
西戡成都東睨江介魏之龜鼎雖未見移而未時人事
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沒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
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而奮神武於是蕩滌江湖奄有吳會號令正朔東極岵
夷西被流沙北至幽都南通交廣土宇人民名聲位號
參夏商而紹周漢晉之基業可謂盛矣吳蜀之君俛首
在列無仲康燕昭之謀其臣改心受事無豫子漸離之
憤雖未成成康之太平文景幾歷天下之勢亦粗安矣
身四之日四方晏寧枝葉扶疎實未有害至於震后內
恣八王力爭誅鋤老成剪棄俊乂弋矛交於禁闈鉄鎖
用於骨肉朝為伊周翼亮之權夕為莽卓夷滅之罪爭

弄凶器自挫本根忠良既殘黎庶塗炭神祇醜怒人心
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剗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
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
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樂
國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
宇文東并西據使禮義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
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紀綱
陵替自取敗亡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子所廢必若
桀討惠懷雖昏未有桀討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廢之
速耶蓋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貽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
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續其舊服率由典
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高帝既誅西
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禮
儀光武大盜既克彞論方叙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
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
歷年所夏啟仲康大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之

則益以隆平光于祖考太康雍已幽厲元成桓靈之君
繼之亦足以扶持全安未遽以敗晉武亦有經營久大
保國無彊之畧如禹湯文武高帝世祖之所為乎何曾
曰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由是言之惠懷之
亂武帝之失也使武帝照明照事物之先慮周數世之
後則付畀神器當在元良選納后妃必取淑令經制蕃
翰有磐石之固無相蹂之勢而釁隙不生矣豈至如暴
秦之季魚潰土崩二世而亡乎賈生有言曰立綱陳紀
輕重同得然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誠哉

變論

漢興以來千有餘歲為有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
成周之治為已任然而未云獲者有稽古之心而無稽
古之道也何則建功業者有名有實有跡有心名以物
成跡以事立世殊則事異時變則物遷古之人因時制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
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情
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
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耨芸秋以鉏
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歛之藏
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實一而已矣世變
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耨也隨世之事猶刈藏
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如稽
古之道矣夫代結繩以書契易穴居以棟宇者三皇之
事也更雲鳥之名紀民事之目捨三墳之大用常行之
道者五帝之事也去與賢而尚世及變揖遜而用征誅
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屬建三百易貢為
耶增助為徹至於文質循環繁簡迭用所無不有古之
稽古者若彼後之稽古者奈何欲盡復唐虞成周之法
乎拘儒曲士慮不及此謂井牧九州封建萬國三雍四
學肉辟五刑然後可以為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

易修復徒使世主惑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
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并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
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說非宣帝之過激於拘
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
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
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
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
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

改末

則雅頌未必見售而與民同樂之樂不得明引而同之
則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導之與百姓同樂其本舉
雖不得古人之名跡而樂民之心與樂民之實已無愧
於古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漢高帝之初朝廷鄙野有綱
紀武夫健將至於研柱爭功安危之機朝不及夕安得
百年之餘暇而積德哉高帝患之使孫叔制禮儀取諸
生於魯魯之二生尚持以為不可嗟乎學古所以傳道
拘文曲說使其言可棄而道不興古之聖人何所望於

後世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黃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於黃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衆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儉人苗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觀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色而察心心已得而情偽之色分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者尚可以表裏參察而無失也至有靜而無言用則成效言則非巧行則可觀色則未令心則甚善視其初真忠臣良士也無纖芥之可疑至其終或復心不可保而違負頽托背忘德義以敗大事者人之難知一至於此可不慎哉昔徐世勳保黎陽之富據李密之地西界於汝北抵魏郡東濟于海南臨大江人象土宇足以為功矣世勳不自以為功而使李密獻之終始之際有可觀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延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
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
記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
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
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已視其所左右以為輕
重於斯時也謂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
不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愓至立武氏高宗迫衆議
而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狗而

圖寵避難不肯正救至謂為天子家事無忌遂良見誣
至死無一言論列低徊循嘿與義府敬宗之徒相為表
裏與責密何厚忘文皇何速歟蓋世勳非本忠義而能
厚李密善觀形勢以要可喜之名者也以神堯之興運
文皇馳騁而經營之密之驍雄猶為降虜入衆土宇豈
勳之所能保哉知其不可有也由已上之賞不加厚而
負掠美之名歸之於密義不忘舊而無失賞之患文皇
見其一不見其二視其外不察其內未嘗少加意而參

校利害審觀情勢按其跡以為忠義而信之誤矣人之
難知也如此夫利小則捨利而為義利大則去義而徇
利包藏隱匿相時而動奸險之尤音常出於此不可不
知也故人主貴之人夫人之難知雖堯舜不敢易為易
然人主知堯舜之不敢以為易則人可知矣天下時常
失於慢易而得於簡難慢易則簡畧簡畧者白黑在前
有所不見鍾鼓在側有所不聞而況深厚之情貌乎艱
難則審詳審詳者體物相形長短必見志趣左右真偽
斯得參考以似雖情貌之深厚無所藏其微人之所難
者終亦可以無難矣昔高祖論平勃之才世宗托金霍
之重卒賴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無有僭差嗟乎高
祖世宗之智未優於文皇然而所知異效者則亦有難
易詳略之辨也

相論 闕

守令論上

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恥而况於民

乎故施德布政有先後之倫若惠澤之所浸被則內外
遠近一而已矣天下方制萬里元元之民散乎山林川
谷中異趣殊尚情狀萬態然而利害之端雖在數千里
之外必聞於上良法美意雖出於九重之深巖必達於
下者郡邑之官有其人也人情之所難通德澤之不易
及常在遠不在近在小在不大遠小之官尤人主之所
宜慎近治而遠弗洽內見德而外有受其弊者未可以
言功業之成也千里之命制于一守百里之事聽于一

守

令善郡邑之官者亦善其守令而已守令善則天下之
民受其賜矣守令之官得賢者而為之則善否則曠而
不治人主易其事而弗慎汎然與人而不加擇則賢不
肖並進而莫能盡善積資累任人人可以馴致世之所
謂豪傑茂異之士取而聚之於中不可稱者乃以補外
未可以言慎而有擇也一郡之大一邑之小當有弊事
遺利使賢者為之必將更張興造去其所病而建經久
之業上下牽制而不得有為雖有善者無所騁其才無

以異於不賢者也。操成法以從事進退之權制於上官，宜於民者或戾於法，關於法者或弗當於上官之意。後時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牽制而得騁也。事有速成而功淺，利溥而效遲者，賢者之所為，寧遲而不欲速，慕溥而不事淺，教更易而不得久於其事，則事淺者或成而慕溥者不效。守令之官，遠者不過三歲，近者一再朞而已，未可以言久於其事也。人情勸賞懲罰之誘，以所好則賢者盡心而能者盡力，倣之所以惡則姦儉易慮而偷惰抗志，勤弗見異，曠者無害，誰不解體。公卿有闕取之臺省，近侍不及乎二千石之賢者，賢牧良宰與斷斷自守之人，同條共貫，踈怯愚隨，儉巧姦欺，弗見黜罰，未可以言懲勸也。任人以事，得其心，篤於所務，則堅致而有成，心不得則喏窳偷脫，無所不至。去來有時，進不待公人，誰盡心守令之官，未得者既日而望得，既得者計日而思去，譬如行人之更逆旅，傳舍爾非志意之所止，未可以言得其心也。五言之弊，有一於此不

足以駕馭豪傑經世而濟功而况兼有之哉故法不可不慎昔之人以待徒之賢九卿之貴牧養遠民即官高第外吏積功及得為邑知不可以非其人也子賤去掣肘之法龔遂奉便宜之詔知不可以有所牽制也漢宣之時守令有勞則增秩賜金璽書勞問未嘗輒遷徙知不可以數更易也刺史課最天下則入為公三令長政績尤異則升為刺史高者或以治三輔否則放棄斥逐不復顧視知不可以無懲勸也守令之官非以功遷非以罪廢無輒去之理不以序進之法誘之知不可以引其心也龔黃卓魯非有大過入之才際會以成其名爾後世豈無其人哉所以駕馭之法異也輶之良者馬力雖盡輶猶能一取焉法之於人無異輶之於馬操良法以馭竒士所就非直龔黃卓魯已而當有可觀者為不可不勉也自古王朝之官尊者止於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所以重諸侯也重諸侯者為其與夫子牧養下民也古諸侯者守令也守令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

督稅祖配力役聽詞訴決刑獄不足以盡牧養之道盡
牧養之道者必有宮室戶牖以居之米穀雞豚以食之
蠶桑麻枲以衣之百貨器用以利之教化訓導以善之
好惡禮法以制之使民無凍餒之患而漸仁義之訓入
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上下之義不冒憲禁而有
恥且格然後及此租稅力役詞訴獄訟乃牧養之功也
然守令不見尊重則牧養之功不立何則不尊王其勢
卑不重者其勢輕守令之官人卑而輕之則吏民不訓
不尊者人弗榮不重者人弗懷為守令者弗榮而懷之
則賢才不盡以不盡之才臨不訓之民牧養之功無時
而立矣又况非其才者乎故守令之官貴尊重若計任
舉以為令積資考以為守長才雅望擢臺閣列為監司
循默之徒分處郡邑依資補授守令高第未嘗褒進清
要不稱出為外官或報政大臣盤洲進退者悉典上郡
為小邑者既以疎淺而廢功業據名都者自謂流落而
不事事中下之郡上中之邑因資馴致者苟簡歲月指

日待去不以吏民為心有肯為者或牽制上官逼迫遷代謀不得遂制置如彼風俗若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執政大臣重勞以事者留之京師奉朝請可清要之官有本稱者置制散地示沮勸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長吏宜一切選才去資考任舉之格稱職者使久於其事展盡庶蘊監司上官董領大畧勿為苛細如漢刺史六條之制使得馳騁小節旌片善令長高第擢補守侷郡守尤異入為公卿則守令尊重而牧

養之功立矣茲數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變守令之法以圖治皇然求天下之平難以言智矣夫公輸子工之巧者也無規矩夫斤則雖有榘枿豫章不能成器械無目力臂指則雖有規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榘枿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規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頒宣之何異公輸子而無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縣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時以六官之屬分治鄉遂中郡之吏猶足以訓彙千里今宮城之

外則尹之職也國門之外則令之人也人主豈直正朝廷之上釐百司之事而已哉必將協和萬邦使黎民於變時雍也天下方制萬里州郡以百數縣邑以千計星陳棊布徧於海內遠去京師數千里近者亦百餘里川谷異制風俗異宜雖堯舜為君不能家至戶曉而奠其善伊周為相不能身為人給而致其惠亦選賢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綱領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於一守百里之俗宰於一令使賢者為之則正心誠意書公屏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地遠而弗敬識慮明達周知利害情偽事至必斷動無過舉姦黠儉佞不能熒惑術業瞻富政事淹練足以長善懲惡宣明教化勸相勞來撫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法則悉心盡力達之於下雖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之俗必使受其賜有不便者請之於朝不以撓民敬君之事如父之令愛君之民若保赤子苟利於國苟便於民雖觸忌韓冒威怒不敢顧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是則戶口滋息財用瞻吏率

禮訓德而有恥且格矣使不肖之人為之不肖之人猥
瑣蒙蔽淺陋輕脫已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偽
立政立事勝殘去殺矣加以無向公之心挾徇私之意
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無恥思慮經營不及所
職朝廷雖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於下具為虛文
使民不被其賜有不便者民雖屬病願望畏避不以上
聞專務以趨為時尚辦治則肆為慘毒殘剝生齒而不
顧濟以寬厚則法之所禁者一切縱弛敗壞綱紀而不
問以謂不如是則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趨時變之宜彼
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
迎時事干譽慕進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
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善友於平治其可得乎唐
元紫芝為魯山令明皇大酺召郡縣聲伎將較勝負時
守令人人爭飾倡優為瑰麗之玩紫芝獨將樂工數十
人而歌于荐李德裕觀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盃粧具索
索盤條繚綾千匹諫而弗進陽城守道州歲貢矮奴奏

而罷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賢者無頌望趨和之心者也
故當時賴其德前史載其美使為守令者忠於國愛其
民皆若是三人何慮不治魯國之政未及於善子賤為
宰單父之民彈琴而化漢宣之治不為無術龔遂未用
渤海盜賊彌歲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為急守令
善而郡縣治則天下無事矣乃世或有謂兩漢多循吏
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俗易訓而政易成此殆不然
試粗論之夫民猶水也水之為物疏高以注下則噴崇
厓轉巨石無所不至瀦之以為淵則湛然澄寂寄遺籜
汎脫羽而不運是豈水之不同哉驅制之勢異也故桀
紂在上百姓夭蕩武因之躋於仁壽若曰古則悖厯世
既遠浸以彫喪自有生民以來迄至于茲不識幾千歲
矣天下之人當為魑為魅詭譎變怪不可復治何今日
之好惡取舍曾不少異於古之人是知民無有不善亦
無有不惡世無有不厚亦無有不薄視訓導者何如耳
太上示之以德故淳厚之風立季末殞之以刑故佻薄

之俗成使今以商周之政治民雖使為商周之民可也
何但兩漢而已哉循良之績盛于二京後世守令鮮或
可疑有自來矣昔秦人以煩苛密察吏民罷瘞喪其大
寶劉氏得之以秦為鑒矯枉便民道宗寬大政尚簡易
故雖建守令以分治郡邑而駕馭維制之方不異於古
分符竹者擅一郡之政縮銅墨者專百姓之權賢能之
士得舉以自輔姦猾之黨得誅以正法久於其任民吏
服習雖丞相遣吏分部按刺所聞止於六條糾其大過
而已法既美矣加以閱規夷曠禁網踈闊期會簿書目
不煩數即吏賢者始得補令郡守高第入備三公兩漢
之盛其制若此故龔黃抗青塵於前卓魯振高風於後
其餘英猶茂績應時而造者不可勝紀咸足以光華帝
載表著方來夫魯邑為政光虞掣肘渤海勝殘終以便
便宜郡邑之勢古今之情未之或異後世馭縣以為漢
之術則兩漢之吏出矣不由其術而冀其效何異指燕
然而馳轅庶游目於七澤乎

守令論下

心不靈者神志昏亂腹不寧者血氣淫衍目不見者不
識日月耳不聞者不知雷霆鼻不通者羶香不分口音
鳴者疾痛不言手不遂者食飲不執足跛臂者跬足不
前五官四體心腹六臟皆得其類不失故常則生理足
而無憾一物有一疾一事委廢雖未遂殂殞不得為康
寧完具之全人生生之意無聊矣故君子內外並受其
小兼養然則世言手足之病可緩而心腹之疾不可不
養者非歟曰存性保命運臟榮氣以立生理涵精養神
發揮思慮以役手足者心腹也此身之本也經營往來
傳心腹之意達於事物秉執踐履采物滋之美以養心
腹者手足也此身之末也心腹手足不幸而皆病勢不
可以兼治則先心腹而後手足急其本也若心腹和寧
靡有痲癘手足之末或失其平又惡可緩而弗治乎此
養生之大畧也古之人觀養身以養天下斯可以言養
天下之術乎夫朝廷天下之腹心也郡縣天下之手足

也腹心安而手足病者不得為完人則朝廷正而郡縣有不洽於理者未可以為純治之世郡縣之本繫於守令守令之才何代不生弱魯之微而有宓子童子之智而有子竒龔黃張趙卓茂魯恭之徒皆非有大過人者而名實之美後世若不可及何哉今畎壠之上圭輩之人有一畝之園環堵之室必索綯乘屋築理藩垣育雞豚殖桑麻雖勤而不舍者已之有也非此則無所歸也乘軒服冕之使簞金懷璧之賈更傳舍過逆旅視其室宇之頽落垣墉之圯毀器用之弊乏草木之荒委如目不見雖易而莫肯為者暫託宿之地也曉則舍此而進於彼也此豈人心之不類哉物使之爾故驅導之勢君子慎之使為守令者視郡邑如野人之視一畝之園環堵之室無若使者之更傳舍商賈之過旅託宿於此而希進於彼將見宓賤子竒龔黃張趙卓茂魯恭之才續續而出矣不獨稱於齊魯二漢之世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六

宋華鎮撰

論

蠹論一

聖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風俗濟乎治之功者進賢退
不肖振遺草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後世亦嘗進
賢退不肖振遺草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
平治之功未云獲者則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

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冰炭方圓不可得兼
狗公則忘私營私則背公夫志於公者惟君民之念苟
益於君而便於民則為之不以恩怨踈戚好惡利害之
情自貳謂可進者必仁賢也謂可退者必邪枉也謂可
振者必衆之所欲也謂可革者必人之所厭也故仁賢
在位衆職咸舉邪枉見黜而庶見無曠良法必用而上
無遺善宿弊必去而民無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
修平治之功起也志於私者則不然計其身不惟其君
顧其家不思其國苟利而已雖負君而賊民為之不疑
謂賢而進之者非厚親戚則善故舊也非報恩德則媚
貴勢也謂不肖而退之者非復仇怨則傾素望也非嫉
違戾則茹寡弱也謂違而振之者非趨世之所向則苟
異前人之事也非謀己之私利則殉私智之所好也謂
弊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則迎時事之變也非避己
之害則持偏見之所惡也故賢者未必進不肖者非必
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弊故官人不

加正政事不加修而平治之功未云獲也夫進賢退不肖者沮勸之所在人主操之以馭多士振遺更弊者利害之所繫人主審人以定理亂士有進者天下咸知以親戚故舊恩德貴勢援而見進也未必賢也士有退者天下咸知以仇怨譖愆違戾寡弱毀而見退也未必不肖也事有興者則以媚時苟異謀已私好之人獻計而興之也未必利也事有廢者則以嫉善迎時避害私惡之人自謀而廢之也未必弊也若是則所進退者尚足以立沮勸之權而廢興者尚足以定利害之幾乎非惟汨利害之幾敗沮勸之權而已貴者為之賤者斯效之矣大臣行之小臣斯從之矣有諸內必形諸外發於近必達於遠貴賤大小內遠外近人人背公家而營私利蠹莫大矣昔蕭相國與參曹不平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齊桓

崇原本作威係

諱公還管仲於魯取之桎梏之下位於高國之上鮑叔之力也管仲病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奇而舉隍朋

漢昭帝時宮中嘗夜驚擾霍光疑有變就即索符璽不與將奪之即按歛曰頭可斷璽不可得明日光荐即詔增秩二等郭子儀與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儀為使有詔光弼中分其兵光弼匿詔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儀下堂執其手曰今非今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義執手相別至於泣涕天下之士言必稱姬孔視蕭曹管霍汾陽臨淮猶砥礪爾至好惡予奪之際或有媿於二三子者何哉豈書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乎

蠹論二

今以非君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濟寬以猛則弊於刻核而其善與寬同不可以為治救猛以寬則弊於縱弛而其害亦無異於猛不可以為治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難治而世之法令果未皆善歟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見而弊隨以至有可疑者則亦

未聞持衡之說也果聞持衡之說則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難成不足多恠矣何謂持衡之說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則權之所厝動與物鈞而衡平心知輕重而指無準繩則終日進退而不得其正雖銖兩之物莫能權矣何則夫前仰者心知其輕則引其權而進之進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則仰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復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終日進退而兩銖之物不能權矯枉草弊圖新治功者心有法以成其政然制法在上而推行在下人主雖知弊之所在則寬猛時用各有攸取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方迎合朝廷郡縣趨向監司上下風靡彌甚勅法則洗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用不慮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尚寬厚不得不爾也問其刻核則曰朝廷方務謹嚴不得不爾也不知謹嚴不在刻核寬厚不在於縱弛刻核縱弛則過於已甚而害治失寬厚謹嚴之意矣忘公徇私不顧忠義之責者早

夜思念自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容身固位希進苟得持其說甚牢行其志甚篤坦然自以為善謀而得計不可哉異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從事無俯仰將迎之意者不見惡于等夷必見怒於上官甚者或加以擯斥以朝廷雖有良法美意無與推明而奉行之皆轉而為弊故下不得受其賜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勢果有異於持衡之人指不應心者乎由是言之經世者未可謂法令難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務去蠹政之人草承望之風而已

蠹論三

昔者聖王不作道術離散天下之言不歸於揚則歸於墨當是時也儒有孟子者負命世之才傳聖人之學懼邪說之蕪民悼王道之不昭於是騁仁義之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謂揚墨之害侷於涿水滔天蠻夷猾夏猛獸禍物亂臣賊子距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聖人之業也蓋揚子以為我而無君墨子以兼愛

而無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治安之綱紀也立言設教而率天下之人滅大倫亂綱紀同於禽獸之非類矣是宜君子力距痛詆而滅息之也故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釋氏以理性之說倡導天下謂至妙之理本無名物善惡恐有患從妄起之人靈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於外七情感於內心之思慮道不足引而于物改靈性彫喪而至理遠矣惟為佛者乃能外覺萬有之為妄內覺一性之為真真妄已分則契至理為佛之法去妻子之屬棄父母之養絕祖宗之緒捨君主之事兼忘則事形骸如糞壤兼愛則視草芥如君親以楊墨之道觀之其為絕滅綱紀廢亂大倫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於盡理性之說則儒不如老老不如釋知謂小民不畏刑誅而畏報應之說刑誅不足以懲惡報應人懼而不敢犯是為有補于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誅而畏報應者為刑誅僭濫而報應不可僥倖也使世之刑誅

如報應之說無僭濫而不可僥倖則小人之畏而無待於報應之說矣不知正法以為治而恃無形莫考之說以冀萬一智者弗為也舉天下之言不及仁義忠信而惟理性之說不稱堯舜姬孔而惟釋氏之誦先王之道不著西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復起不識在所取乎將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則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則天下之風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鮮衣美食溺妻愛子耽黷玩好奔走勢利茲教事者釋氏之所先去者也天下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哉理性哉此釋字之罪人遵其戒律盡其宗旨如其書之所謂佛者本不足以及世又况未免為其罪人者惡足以濟王道乎徒捨仁義之學而論理性捐名教之習而談清淨使志意墮隋辭氣爛漫至於尊主庇民忠義名節之際往往逡巡而不肯為所至之地庠序不願兵刑未省聯鑣方駕愍懃塔廟與一二緇流促膝劇談側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適情則過舉借聲便同佛祖徒使無知

小民觀望承效競先奔走破家廢業黜妻親毀刑骸捐性命者多矣蠹弊風俗其有大於此乎夫揚子取為我其義失於無君非捨君也墨子兼愛其情失於無父非棄父也然昔人距之甚力釋氏棄君親滅忠義過於楊墨遠甚天下之士恠不以為恠方且譽之不暇尚距絕之何有哉昔兩晉之風所以不競者當時士大夫非竒無偉磊落之才經世濟功之術徒以承漢末之流風習曹魏之逸韻祖述柱史宗師園吏尚清談貴名理宵然慕林下之風氣以禮法為桎梏視政事為塵垢土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謂之拘儒俗吏及風俗既靡而禮法壞敗政事頽弛於是魚爛冰釋不可支維鑿晉人之流蕩視請炎之敗俗理性之漸殆不可長

蠹論四

仁義禮智孝弟忠順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謂之性死生壽夭富貴賤貧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謂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凶者凶天人之理報施

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
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順受吉可以無媿
以不幸而或凶可以無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順
受凶自取之也能無憾乎幸而或吉非可宜也能無媿
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聽之而已商王
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祖伊述之為以為戒武王數
之以為罪天命之說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貢不得聞
古之善言天命者莫詳於孟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
為也知此則知天命可聽而不可圖可圖而為之者修
己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貳其心教修其可
願也知此則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
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盡然後可以言
天命人事未修自貽伊戚未可以言命也如此則在我

者君子之所當然也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
俟命而已言盡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則
知物之在外者雖出於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內者雖
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
之于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為
君子不謂性也仁子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為
君子不謂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重也如此
則知求此而不求彼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於得也求在在者也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則知志於
道而不惑於物者其所遇也自得之窮理盡性而達乎
天命之極致者也盡性命之說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顏回簞食瓢飲而不
改其樂內外之分素定榮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

以貴知天命者貴其能與此也天下之人亦貴知天命矣然不合於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時推日約消息滿虛以求吉凶禍福之期計死生夭壽之數也謂有其期者積日累月時至必應賢者無所補不肖者亦無所失有其數者修短疾徐物無僭差仁者無所益不仁者亦無所損以功見賞以仁致壽則日時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預以罪見罰以鄙致夭亦日時命然也非愚暗過惡之所召夫賢者貴不賢者賤仁者壽不仁者亡聖人之訓也有功者賞無功者廢有罪者誅無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兩者相資以為用人主操之以勸善懲惡礪世磨鈍濟功業而杜暴亂者也舉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數則是賢才不足尚事業不可為德善不足勉罪惡不足避爵賞刑誅委為虛器而沮勸之權不行矣人主何以誘善良禁姦仇濟功業止暴亂乎天下媮脫苟簡陵厲恣肆不以修飾篤懋敦厚畏敬為意其弊起於命脫勝而人事輕命說之為蠹亦已甚矣王者將大

有為命說之蠹不可不去

本末論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疾膚媵之間攻以砭艾心腹之內滌以湯劑善矣然俗醫知之有曰我能胗脈理視顏色聽聲音審趣舍知陰陽虛實淺深緩急之變而識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醫能之有曰我能少私寡慾節情養性飲食有度起居以時俾血氣不亂於內而象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則善莫加矣然非有道

之士不能為之蓋識砭艾湯劑之宜者未能知疾疢之所在故俗醫不若良醫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無疾故良醫不若有道之士善養生者必從有道之士耳舍良醫之術良醫之術猶在所舍而况於俗醫乎養民者猶養生也刑姦誅暴稱情定罪上下輕重不失其中斷獄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觀色叅伍以事情偽無爽曲直必明聽訟之賢也師尹任之和以樂節之以禮漸摩仁義之術使民陶陶然日遷善遠罪教化之善也王

者尚之故聖人道德齊禮不先政刑道之有弗從齊之有弗一迭相陵犯或失其平至於獄訟然後師尹聽之以要其情有司明辟以治其罪斷獄聽訟既非聖人之職又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無訟者禮樂教化之功非灋律聽斷之所能與然則善斷獄者識砭艾湯劑之宜者也善聽訟者知疾病之所在者也善教化者能使之無疾者也養身則慕有道之士養民則用有司之術是所以以養民者或未盡矣律令之書有斷獄之具也士學律令而得利祿與經術之人俱進吏通律令而見優擢與勲德之士並升上之所求下之所向今之所學後之所用以律令之選取律令之人任以養民不謂之以有司斷獄之術養民乎善斯術者不過於張湯趙禹聖人之治豈直使一世之士為張湯趙禹哉豈直以湯禹之術養斯民哉何士而無德何世而無才願上所以求而取之者如何爾汲水者以杯則滿杯以罌則滿罌臨

鑑者在西子則美形在嫫母則醜見世之才如鑑而士之德如水以伊呂之事求而取之則士學伊呂而伊呂之士出矣以申商之術求而取之則士亦推申商之學而申商之士出矣律令申商之遺術也申商之術安足以美聖人之政者

官論

事非官不治功罪事不立設官以治事立事以濟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業也後世官冗而事不治無以濟功適以為蠹其勢必有異於先王而為弊者不可不察設官不欲多多則冗者而不善其事亦未免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則事不舉置官而不因事亦無補於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惰邪枉不與為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務并官省吏復古之名以要成效其為術亦已踈矣并官省吏不審則事有闕復古之名名同而實不至故踈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慾不務興造則事簡而不冗隨時建置趣於無缺則員少而不冗為官

擇人不求備員則當賢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則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當賢則治事有切則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吏無蠹二不治去而功業可濟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幾乎昔太皞氏以來紀官以瑞物故有龍虎雲鳥之號高陽氏而復不復遠紀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歸然則官不在名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又成康之盛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刑罰厝而不用頌聲交作有以告於神明帝王之功業何異哉然則官不在多寡漢世因循簡易兼用秦官不聞有二世之弊宇文氏盡復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聞有成康之效張洪靖并省官吏時多缺事天下洶洶李泌行之利歸縣官士論無恨然時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為術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故先王馭吏之大權有四曰官爵祿賞旌以車服厚以金繒所以勸有功也故賞以功加國君兼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稱其官也故祿以官

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設六等以異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進明水土者使為司空善播殖者使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善則命之德雖未純無害於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雖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進者才雖不完無害於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雖有高世之才不假之以其所無以官制者居其官則食之功雖未立無害於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雖有可賞之功不給以常廩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則與之雖能非所官德非所爵無害於以功受其賜也苟非其功雖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濫賞爵號旌勸之虛名祿賞役使之實利虛名人貴而不懷實利人懷而不貴先王以是四者相權而用之故賢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後世沿革有散官有勳官有職事官有爵有祿有賞散官尚名猶爵也勳官尚功猶賞也其所以分職釐事立中外之政者職事官一官而已此則古之所為官也夫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時異官以事設名
稱不同則職業相矣矣仲尼之門淵騫二舟以德行德
宰我子貢以言語顯冉有季路以政事達子游子夏以
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事也久矣黃霸優
游於結課而寂寥於論道者通近務而昧遠圖也管仲
事糾則糾敗相桓而桓霸者拙於用小而巧於用大也
故戾於天者不可使潛於淵翔於夜者不可使奮於晝
班倕妙絕於械器使之調絲竹則曾不若鄭衛之伶官
曠冕致祭乎韶獲使之辨五色則曾不若三尺之童子
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長者用之不倦短者強之不
能粵人巧於為鑄胡人巧於為車使越人為車胡人為
鑄久於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
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職終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
臯陶之徒皆資聖哲之才負諛明之術然猶官有常職
不能相代况後世之士乎故選任必因其能得必常其
任然後百工稱職而庶事成舉矣若夫有功見賞假以

類要有好見寵置之清切才不過於中人而識廉數官
居未閱於歲月而驟以遷陟者謂之為人擇官可也如
曰代天理物緝熙庶事則其效遠矣成王曰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設官分職臨蒞天下者無違成王之
言然後可

